

# 前言

早在两千年前的周朝，先哲就得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结论（见于《周易》）。因共性而聚，以异性而分，原是人性。在交通不发达，人们以民族部落形式聚居的远古时代，更是如此。后来，随着科技的一点点进步，群体之间开始发生各种往来，由浅至深，由少至多，由简至繁。族群之间的通婚、通商、打仗，让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之间产生或主动或被动的各种互动。这种互动有时造成某个文化的消亡，比如灭国灭族，有时则熔融催生了新的文化。三千年的信史，就是一部文明交互影响，交互融合的璀璨历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两百年是人类史上至今为止各文明之间交流碰撞最频密的年代。这当然得归功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科技革命。科技呈几何速度进步，人类文明之间的碰撞也呈几何速度发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新加坡就是在这最具有戏剧性的两百年间建立并繁荣起来的。今天的新加坡已发展为国际化都市，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今非昔比。唯一相同的是，新加坡为了本身的长远发展，仍有序地引入移民。可以说，新加坡这两百年的历史，就是一代代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的眼光和努力所谱写的历史。

新加坡华人移民以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原籍的居多，福建沿海为其中大者，尤其是漳泉两地。金门（Quemoy、Kinmen），旧称浯洲、浯江，由金门岛、

烈屿（小金门）等岛群所组成，坐落于福建厦门湾外、台湾海峡西侧，属于漳泉文化圈。近世以来，金门有四次主要的海外移民潮。首先是1860年《北京条约》开放华工出洋合法化，使得青壮人口大量赴海外谋生。第二次南渡潮在1912至1929年间，当时南洋相对于中国，商业发达、治安良好、往来便利，吸引青年出洋筑梦。第三次移民潮是1937至1945年的日本军佔时期，青年逃至南洋投靠亲戚友人，当地俗称“走日本手”。第四次则是1945至1949年间，因治安败坏、盗贼四起，加上国民政府自南方省县征兵调往北方支援国共战争，致使金门壮丁再次出洋。

这四次出洋（也称“落番”）的前辈们，有许多落叶归根，回到了金门老家；但其他更多人选择了落地生根，在本地繁衍生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再往下的后代继续为本地做出贡献，同时也不忘回馈故里。在编纂本书时，我们发现金门先贤在本地的各个时代、各个领域都有代表人物，横跨海峡殖民地、二战、自治邦、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几个历史时代，分布政界、工商界、金融界、文化界、体育界、教育界等几个主要领域，人才辈出，繁若星汉。他们积极进取，坚韧不拔，诚信为本，乐善好施和献身社会的精神，至今仍感染、启迪着今人，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越金门籍贯后人。

本书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本地

金门先贤录，共62篇。我们翻阅大量文献，包括报章、会馆会议记录、社团刊物、往来书札信笺，也访问先贤后人，搜集前人未发现或未记录的事迹，增补到人物传记中，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些许历史空白。

第二个主要部分是附录。本书附录内容相当丰富，一共有七个附录。《简传列表》收录了121名金侨先贤，属于资料不足或者没有新资料发现的历史人物，相对于第一部分的传记而言，篇幅很小，故称之为“简传”。

《金门会馆大事记》以编年体记录新加坡金门会馆历年大事。

《新加坡金门会馆历届董事名录》则第一次相对完整地记录了自1926年以来近90年的历届董事名单，包括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对本地华社研究者来说，这是相当宝贵的资料。可惜的是，因年代久远，无论编委会如何努力，在本书付梓之前仍未能找到1926年之前的相关记录和文献，实乃憾事。

《乡团列表》收录了除金门会馆之外的40家本地金侨乡团组织，他们有些仍有活动，有些已注销或解散，有些已转型，突破乡籍限制，转为全国性宗亲社团，有些则因年代久远，失去联系；本书记载了这些乡团组织的概况，重现了早年本地金侨工作、生活、信仰的生动侧面，尤其是劳动阶层。

最后是一篇文章，一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江

柏炜的《两座岛、一群人》，一是本地历史研究者、本书副主编吕世聪的《终将他乡当故乡》。江文介绍了早年金门籍移民如何促成了新加坡和金门两地各个层面的社会文化变迁和发展。吕文以宏观历史为纲，穿插对金侨重要历史事件、社会和文化现象、以及历史人物的叙述和解说，对移居新加坡金侨的几代人作比较，总结出金侨从衣锦还乡到落地生根的历史发展规律。

书后附上《金门县地图》，让读者对金门各镇各乡的地理分布有一直观认识。

本书乃抛砖引玉之作，希望能从金侨层面对本地早年移民历史和社会变迁历程做一些整理和补充，或挂一漏万，或信息不全，敬请方家不吝指导。

#### 《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

主编

许振义 谨志

2014年11月3日

新加坡

